

论吴嘉纪诗歌的艺术特色

乐进

(盐城工学院 设计艺术学院,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吴嘉纪的诗歌主要有苦吟诗、山水游历诗、送别寄怀诗等类型,其诗体形式丰富多样,并以一种“冰霜高洁,刻露清秀”的诗风自成一家。从诗歌的抒情艺术、语言艺术、表现艺术等方面进行探讨,归纳出吴嘉纪诗歌以凄冷为主调的多样化诗风。

关键词:吴嘉纪;诗歌风格;抒情艺术;语言特点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08)04-0005-05

吴嘉纪是明末清初著名的遗民诗人,孔尚任在《屈翁山诗集序后》中曾这样评价清初诗坛:“余每谓今之为诗者,当击楫摩而成就者三家耳!新城之秀雅,翁山之雄伟,野人之真率。其他云蒸霞蔚者,未尝不盛,而丹候似犹未圆,犹不足主盟一代也。”^[1]他将吴嘉纪与王士禛、屈大均并推为清初三大家。其实自清代以来,吴嘉纪的诗歌就因别拘一格、真率沉郁的艺术风格得到诸多诗评家的肯定和赞赏,吴周祚称其诗“冰霜高洁、刻露清秀,不得指代为何代何体,要自成为野人之诗而已。”^{[2]492}可见野人在清初浩瀚诗人中创造出具有独特风貌的诗歌艺术,本文试就其诗歌的抒情艺术、语言特点、表现艺术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吴嘉纪诗歌的抒情艺术

1、清冷孤峭的抒情主调。一部诗集是诗人一生的心血,反映了诗人的审美情趣、价值标准以及心路历程。纵观野人的诗作,无论是苦吟诗、山水诗、寄赠诗,基本贯穿着哀怨伤感的抒情基调。吴嘉纪好友陆廷伦在《陋轩诗序》中说:“(嘉纪诗)怀亲忆友,指事类情,多缠绵沉痛;而于高岸深谷、细柳新蒲之感尤甚。予读之往往不及终卷而罢。”^{[2]495}野人常常选择那些带有萧瑟、冷寂、凄清的冷色调的形容词,如冷、枯、寒、寂、清、孤、独、落等,这些形容词与名词等进行有机结合,呈现一种萧瑟凄清的静态意向,达到了营造凄冷哀伤氛围,以抒发自己感情的艺术效果。如:

“寒风吹枯桑,怒号郭门里。”(《十月十九日,赠王黄湄二首》)

“日落上河梁,远山秋霭霭。”(《答赠羊山先生二首》)

“气寒雁来早,草枯虫默久。”(《九日情程翼士客吴门》)

“荒荒雪堂里,孤坐待钟音。”(《雪夜》)

诗人大量使用冷色调的词语,甚至在一首诗中连续使用这样的词,使自然景物染上主观色彩,强化了诗人心境意绪和审美取向。

2、“冰肌”而“热肠”的抒情特点。吴嘉纪以平民的视角,凌厉而又孤冷的笔锋如实地描绘了乡里民众在战乱、灾害时的痛苦遭遇和挣扎。诗人诗歌对民众苦难的描写是冷静和“不动声色”的,如《李家娘》、《粮船妇》、《堤上行》等诸篇,诗人采用了似无感情的纯叙述手法,如“生计断绝,老人幸先就下泉。孩提无襦,长随母眠;阿母眠醒,腹馁不得眠。壮者起望西邻,乞食尘市,不复来还。回望东邻,八口闭柴扉,扉外青草春芊芊。”(《凄风行》)在诗人冷峻的笔触下,将一个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场景展现在观众面前,再如“城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杀人一百四十万,新城旧城内有人活?”(《挽饶母》)看似平静的叙述中实际蕴含了作者愤怒的谴责和对民众无尽的同情之情,吴嘉纪专情于描写民众苦难的诗篇并不是因为擅长,而是出于一个有着强烈济世

收稿日期:2008-06-08

作者简介:乐进(1968-),男,江苏盐城人,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心的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之表现：“我生如蜻蜓，草间鸣不休。思欲吐悲愤，不鸣复何由？”（《促织》）诗人的外在表现是冰冷严寒的，但其内部深处却有着一颗火热的为民呐喊的不平之心。吴嘉纪重视“情”在诗中的作用，诗篇中充满细腻而隐蕴的感情抒发，是建安拟乐府诗歌重情特点的继承与发展，大大增强了乐府叙事诗的感情色彩，《难妇行》、《李家娘》正是通过一幅幅血腥画面的视觉冲击与展现，抒发了作者对满清统治者的愤怒和控诉。

正是由于对现实的关注，使吴嘉纪能够比其他诗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的黑暗，能做到既是按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去“让事实说话”，同时这些诗歌又是情、理、物交融的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意象。所以，尽管吴嘉纪诗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有真人真事的特点，但野人较好地处理了真实性叙述与艺术概括的关系，使人物形象具有典型性，而且诗人总是将事件放在社会历史的特定背景上，所以李家娘的死、漂泊无归的流民、拉纤的妇女等都是当时民众群体的缩影，“以少总多，情邈无遗矣！”^[3]特别是吴嘉纪也是这些民众中的一员，因而能以底层人民群众的立场和情感表达民众的苦乐与愿望，形成了他区别于已往现实主义诗人不同的独特性。如同时代的吴伟业也是以叙事风格见长的诗人，其中最富声誉的是他的被称为“梅村体”的七言歌行，吴伟业诗的凄切哀怨的抒情特点看似与野人诗相似，但两人的感情基础却有着天壤之别。两人虽都亲历了改朝换代的历史变故，但吴梅村荣辱迥异的人事沧桑，使其诗中多抒发家国兴亡的痛恨及误为贰臣的懊悔心情。而吴野人的叙事诗内容多为记述民众遭遇天灾人祸的苦难及悲惨，抒发的是对民众的同情及对统治者阶级的愤怒控诉。其二，两人感情抒发的方式也不同。吴伟业的诗抒情与叙事相互结合，偏爱用典，词藻华丽，使诗歌的主题深化，以增加作品的感染力；吴嘉纪诗长于叙述，偏重用直白化的描写手法营造情感意境，注重人物、情景的细节和特征，精心选择具有尖锐感情冲击力的辛辣题材，表现最触目惊心，最惨烈的百姓苦难图景，使读者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以达到作者抒发情感的目的。朱则杰评说道：“吴嘉纪的诗歌论其性质与吴伟业的诗歌十分接近，虽然它在题材的重大程度上略为不如，但在内容的具体程度上却有所过之，而其精神则息息相通。”^{[4]190}这个评

价是符合实际的。

3、细腻而巧妙的抒情手法。在体现人的内心情感上，吴嘉纪善于利用对人物外在神情风貌的摹写，以言语举止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表达复杂的思想感情。诗人的复杂而又悲苦的情感在其《卒岁》诗中形象地抒发出来：

卒岁苦贫俭，欲贷人餐食。鸡鸣溪未曙，先拟怀中心。了了多所谋，出户思忽繁。此际断已甚，况乃入其门。主人旧知我，一见酒满尊。谁能背妻子，就兹饱与温？婉转辞杯序，怀欲吐还吞。唯恐主人厌，旧好翻不敦。不如风雪天，归去眠高轩。且乐十日饿，不受一人恩。

诗人出于无奈，欲向他人借粮过年，天未亮就计划着如何向别人开口，犹豫矛盾中欲言又止，面对友人的惭愧和内疚，野人在诗中将自己复杂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活动刻画得入木三分。最后发出“归去眠高轩，且乐十日饿”的悲鸣。同样，在《内人生日》诗中，吴嘉纪也以细致入微的描写，生动传神的动作，突出了其对相偕白头的妻子过生日“不能沽酒持相祝，依旧归来向尔谋”的歉意和无奈，全诗描述了妻子二十年来辛勤劳作情景，虽无煽情之言，却饱含极浓郁的情感，是古代赠内诗的佳作之一，《清诗别裁》评论此诗：“语全不及情，而情自无限。”^{[5]566}

吴嘉纪的抒情手法较其多数诗友显得更为精湛。如野人与好友歙县诗人程岫（云家）之间多有诗歌唱和。野人有《诗四首赠程云家》，程云家亦有《寄怀吴野人三首》，均为五言古诗。且内容均为歌颂诗友之间真挚感情。从两首诗分析来看，吴诗多缠绵之情，抒情婉转，诗中如“赠佩思何深，蹇芳时未老，常恐同秋蓬，分飞枪怀抱”等句极尽思友、恋友之深情，读来如饮醇酒。程诗则多直率的表白，如“庭树冬发荣，折以遗所思。所思在何处，渺渺长河湄”表达对老友相思之情。此外，吴诗四首开头还分别以“芳荷”、“芳草”、“孤桂”、“海棠”等花草起兴，多为情随景发，景移情变，并寄托了与朋友“扰扰繁华里，坚贞与君持”的高尚品质；程诗三首基本以抒情为主，以景衬情。吴诗则抒情层次清晰，第一首以追慕屈原为主旨，抒发“不遇屈灵均，甘随秋草枯”的初衷。第二首以“春”为主题，抒发了追求光明的思想，第三首则以“孤桂”自喻，表达了要与朋友坚持坚

贞民族气节的决心。第四首则歌颂真挚的友谊。吴诗的感情抒发更为细腻,而程诗的感情抒发较为朴实和粗放。因而在抒情艺术上稍逊色于吴嘉纪,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吴野人的深厚艺术功底。

二、吴嘉纪诗歌的语言艺术

吴嘉纪作为一个苦吟派诗人,创作诗歌时常“竟日苦思,数含毫不下”^[2]⁴⁸⁷,工于字句的琢磨,其诗歌语言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个性特征。

1、善用白描。野人诗歌语言上最为显著的特点是白描的运用,他的古体乐府诗以写实为主,自然真切而又不显雕琢痕迹。如《临场歌》、《李家娘》、《粮船妇》等皆以浅白、朴实的语言、白描的手法描绘了一幅幅民众受难图。如《挽船行》:

疫困驾船人,人船双趲起。老姑起把舵,新妇为纤夫。尚存异乡息,自憎薄命躯。夏日悬中天,灼死岸边树;缠头苦无巾,裹足犹有布。数摆商人钱,拭泪盼官路。路长纤绳短,挽船不敢缓。

诗中將行船人家的苦难和悲哀娓娓道来,并以朴实无华的语言进行叙述。全诗句句明白如话,语言简朴通俗,真挚生动,直抒胸臆。达到了“真在内者,神动于外”^[6]的表达效果。野人的近体诗写作也以纯粹白描为主,质朴畅达,铅华洗尽。试以《附程翼士舟归东陶作》为例:“客久吾逾拙,囊空汝倦游。故乡无百亩,壮日尽孤舟。村吠隔花犬,溪飞冲雨鸥。相携应不厌,同是敝貂裘。”诗人久客于外,寄人篱下,与同为漂泊者的程翼士一见如故,诗歌于简朴凝练的叙说中,直接抒发了“同为天下沦落人”的惺惺相惜之情。全诗不见故实、不加藻饰,这与吴嘉纪一贯反对华词丽句、雕琢藻饰的诗学主张是一致的。吴嘉纪不仅多用白描,而且善用白描,其诗虽没有繁缛的辞藻和过于深奥、朦胧的意境,但却没有给读者丝毫的浅率粗俗、直露单薄之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野人对诗字斟句酌而又不着痕迹的锤炼。如其《绝句》三首描写盐民的煎盐劳作,无复杂修辞手法的使用,仅用“炎日乘凉”情景的描写就突出灶民劳动环境之恶劣。当遇到夏雨绵绵,泥淡卤绝时,盐民们此刻却盼望烈火和烈日,以“求受此苦不可得”的复杂心情曲尽灶民生活无尽的苦难,确为白描传神之笔。

2、惜用典故。在野人的诗歌中较少用典,而

且所用典故均较为通俗。如“吟成梁甫徒增慨,老遇钟期不厌迟”(《答栝下先生》)以《梁父吟》的典故寄托作者的雄心壮志,以钟子期之遇俞伯牙之典喻知音;再如“未暇赠刘宠,方将借寇恂”(《德政诗五首,为泰州分司汪公赋》)中化用了东汉“一钱太守”刘宠和东汉名将寇恂的典故赞扬汪芾斯。中国古代歌行用典,“初唐四杰”实为滥觞,到了清初,吴伟业、顾炎武等人诗中也极喜用典,恰当使用典故,可以增加诗歌的容量、精炼语言,而且典故用得贴切,还能增添诗歌的内涵和蕴藉。顾炎武善于用典,与其诗歌沉雄悲壮,偏重于抒情、议论有较大关系。顾亭人的诗歌创作以表现民族节气为主,因而常借律诗直抒情感,朱彝尊曾说“宁人诗无长语,事必精当,词必古雅。”^[7]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充分表达感情和主张,用典不失为较好的选择。而野人诗歌以反映民生疾苦为主,所以常选择体式自由、便于叙事的古体诗进行创作,而白描手法也更容易切合他的主题风格,《风潮行》、《江边行》、《过兵行》等诸古体诗即事名篇、铺张排比,真实生动,卓尔堪说他“为海内大家,乐府五七言古尤擅一时。”^[8]用典与白描这两种表现手法均为了更好地服务主题,如何使用还与作者个人的诗风、主题有关,因此很难说在创作上有什么高低优劣之分,虽然顾炎武被称为清代学问大家,学富五车,似乎使用典故信手拈来,而吴嘉纪纯粹一诗人,如果因此就判断说野人不事用典是因为学问不足,未免存在偏见。顾、吴两人在诗歌创作上虽风格迥异,但成就相当,同享盛誉。洪亮吉有诗道:“偶然落墨并天真,前有宁人后野人,金石气同姜桂气,始知天壤两遗民”^[9]因此两人同被称为“清遗民诗界的双子星座”^[4]⁸²。至于吴伟业,其叙事诗歌中也多用典故,主要与其诗歌主题与个人处境有关,吴梅村的叙事诗以记载明清易代之际的历史重大事件、形形色色的风流人物为主,如《圆圆曲》、《洛阳行》等,亡国之哀和故国沧桑总能在历史长河中找到相似之处,更为主要的是诗人身为“贰臣”,被迫仕清后懊悔与痛恨之情无法直接表露,加上东南时兴大狱,使之惊恐不安,因而只能借用深蕴的典故寄托自己的哀怨和悔恨之情。赵翼曾分析了吴梅村用典的原因:“诗写性情,原不专恃数典。然古事已成典故,则一典已自有一意。作诗者借彼之意,写我之情,自然倍觉深厚。此后代人不得不用书卷也。”^[10]嘉纪在清代好用典故的诗风中独树一帜,

创造出自成一家的独特风貌,给清代诗坛注入清新的风气。

吴嘉纪有着较强的语言驾驭能力,其诗歌真挚率直朴、不事雕琢。沈德潜评价道:“渔洋诗以学问胜,运用典实,而胸有炼冶,故多多益善,而不见痕迹。陋轩诗以性情胜,不须典实,而胸无渣滓,语语真朴,而越见空灵。”^[5]⁵⁶⁷沈德潜将野人与渔洋并列,不仅肯定了吴诗真朴的语言风格,而且对其空灵的诗风也有所体味。

三、吴嘉纪诗歌的表现艺术

1、借鉴史家及小说的叙事手法。吴嘉纪诗歌的叙事手法明显受到小说化时代氛围的影响,借用了史家和小说的写作手段。明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学士得以跌宕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盛事也。”^[11]特别是鼎革后,一些文人无意仕进,专工于戏曲小说,使得明末清初的章回小说、拟话本等文学体裁发展得更为成熟。野人长期隐居安丰场,深受通俗文学及市民文化的影响,清代著名的说书艺人柳敬亭就是吴嘉纪同乡。野人的乐府古诗借鉴了明清小说中虚写与实写相结合的手法,对诗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了生动具体的描绘,如《粮船妇》是嘉纪借洞庭海氏烈妇的真实事迹进行了文学性虚构,诗中时间、地点、人物等要素齐全,既有“秋风河上来”的景物描写,也有虚构的船公与饥夫的无耻对白,还有“妇泪落如雨”、“船公中心喜,举手数斟酌”的人物形态描写,更有“谁知匹妇志,千折不可移”的歌颂。全诗构成了完整的“开头—发展—高潮—结尾”的叙事结构,深受小说叙事方法的影响。在人物塑造方面,野人善于将人物置于真实的历史环境,并紧扣人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如《李家娘》中如花般的李家娘在“城中山白死人骨,城外水赤死人血”的血腥环境中被敌兵掳掠,拼死保护贞节,但并未立即以死殉道,而是“愁思结衣带,千结万结解不开”,前有敌酋的武力威逼,后有女伴何好的好言相劝,李家娘既不妥协也不求死,是李家娘贪生怕死吗?其实她的心中还存在能与自己的丈夫重逢的希望,因而顽强地活着。当丈夫遇难的消息传来,李家娘万念俱灰:“夫既没,妻复何求?”李家娘毅然撞墙而死。诗中的李家娘是中国传统妇女形象,丈夫和家庭是其生活的全部,她能在如

此恶劣的环境下保持刚烈的性格,正是由于其对丈夫爱 and 传统道德观的影响。这些特征只有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才能得以表现出来。因而李家娘这个人物的性格正是在对人物的曲折经历叙述中自然流露出来的,这一点正是明清小说刻画人物性格的常用手法。吴嘉纪诗歌中的叙事手法其实也受到史家一定程度的影响,《史记》常以细微的动作或特征性细节传达人物或事件的内在精神,“太史公如郭忠恕画,天外数峰,略有笔墨,然而使人见之心服者,在笔墨之外也。”^[12]其技法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野人诗歌中无论是对《流民船》中“乞米妇”形象的刻画、还是《临场歌》中飞扬跋扈的场吏形象的摹写,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史记中的描写手法,使人物形象形神兼备。

2、精于比兴,善用对比。吴嘉纪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在他的诗集中时常可见比兴的使用。如“雄雉匿深莽,不知毛羽鲜。君子在草野,几人识其贤?”(《送王季鸿之西冷》)以羽毛光鲜的雄鸡,比喻才德兼备的王季鸿;以“扬州青铜镜,多年陷泥滓;雕文已半蚀,妙质幸犹在。”(《古意寄王黄湄》)来痛惜王又旦不得重用。吴嘉纪还常借鸟兽草木来比兴,取喻浅近,而所指深远,如“霜降众芳歇,时菊生意饶。孤花挺穷秋,天地何寂寥!”(《重阳后二日寄赠汪三韩》)诗人以秋后的菊花起兴,暗喻其不屑于追求功名、攀附权贵的决心。《杂述》诗更是以闺阁之思来寄托作者对故国的怀念和对南明政权的期望。比兴手法的运用,使吴嘉纪的诗歌诗意含蓄婉转,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回味,并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吴嘉纪的诗歌还善于运用对比等修辞手法表达深刻的思想内容。杜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的强烈对比和话里有话的感叹,揭露了社会贫富不均的现实,暴露了尖锐的阶级矛盾。吴诗《朝雨下》同样通过灶民与盐商子弟的对比,深刻描写了盐民生活的悲惨和盐商的穷奢糜烂生活。诗云:

朝雨下,田中水深没禾稼,饥禽聒聒啼桑柘。
暮雨下,富儿洒酒聚俦侣,酒厚只愁身醉死。
雨不休,暑天天与富家秋,檐溜淙淙凉四座,
座中轻薄已披裘。
雨益大,贫家未夕关门卧,前日昨日三日饿,
至今门人无人过。

此外李家娘坚贞不屈与东家妇、西家女苟且偷生的对照;《凄风行》中饥民的困苦之惨与富户聚集捐粮的吝啬的对比;《临场歌》中“堂上高会,门前卖子”的对比等手法的运用,使吴嘉纪诗歌所反映的社会更为宽广,诗歌内涵更为丰富、深刻,同时也使其诗歌的思想内容进一步深化。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野人诗时说:“其诗风骨颇遒,运思亦复锐刻。”^[13]吴嘉纪的诗歌直抒胸臆,率性而为真诗;在清朝的诗坛上,吴嘉纪以直朴、率真的风格自成一派,成为清遗民诗界一颗璀璨的明珠。

参考文献:

- [1] 徐振贵. 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M]. 济南:齐鲁书社,2004:325.
- [2] 杨积庆. 吴嘉纪诗笺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3] 刘勰著. 周振甫注. 文心雕龙注释[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72.
- [4] 朱则杰. 清诗史[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 [5] 沈德潜. 清诗别裁集[M]. 湖南:岳麓书社,1998.
- [6] 庄子. 庄子[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76.
- [7] 朱彝尊. 明诗综[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549.
- [8] 卓尔堪. 明遗民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61:845.
- [9] 洪亮吉著. 刘德全点校. 洪亮吉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1:330.
- [10] 赵翼. 瓯北诗话[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6.
- [11] 赵翼. 廿二史札记[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355.
- [12] 王楙. 野客丛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87:354.
- [13] 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984.

An Exploration of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Wu Jiaji's Poetry

YUE Jin

(School of Design and Art,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Yancheng 224051, China)

Abstract: Wu Jiaji's poetry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laboriously versified poems, landscape poems, and farewell poems. His rich and diverse forms of poetry are distinct for their nobleness and comelines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oetic styles, the lyric art and the language style of his poetry, and reaches the conclusion that Wu's diversified poetry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loneliness and dreariness, and the distinctiveness of his poetry lies in his good use of the simple, natural and plain language.

Keywords: Wu Jiaji; poetic style; lyric art; language characteristic

(责任编辑:李 军;校对:洪 林)